

A N G E L F A L L

坠落天使

[美] 苏珊·E· 著
殷宏伟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坠落天使

[美] 苏珊·E· 著

殷宏伟 译

A N G E L F A L L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2013-0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坠落天使/(美)苏珊著;殷宏伟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484-1533-6

I. ①坠… II. ①苏…②殷…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101 号

ANGELFALL

by

SUSAN EE

Copyright: © 2011 BY FERAL DREAM LL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XELROD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坠落天使

作 者:[美]苏珊.EE 著

译 者:殷宏伟 译

责任编辑:路 嵩 于海燕

责任审校:李 战

装帧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 字数:21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533-6

定 价:26.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第一章

自从地球遭到那次攻击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霞一直发出耀眼的光芒。从我们居住的公寓窗户望出去,天空似乎燃烧了起来,就像一个擦伤了鲜橙色的芒果,呈现出红色、紫色的光芒。云朵开始燃烧成晚霞的颜色,我害怕地想道,笼罩在这火一般的晚霞下,我们会不会也被燃烧了。

内心的恐惧在我的脸上呈现出垂死一般的表情,我尽量不去想任何事情,努力控制住不停地抖动着的双手,有条不紊地拉上背包拉链。

我穿上最喜欢的那双靴子。那双靴子过去曾经是我的最爱,这是因为我得到了米思提·约翰逊的称赞。她是——过去是——一名啦啦队队长,以时尚的品位著称。她说这靴子的皮革装饰带沿着侧面梯式递进的样子很时尚。因此,虽然这双靴子是一家生产户外靴鞋公司出品的,我还是把它们当成我时尚的标志了。现在,这双鞋是我的最爱,那是因为这些装饰带正好能构成一个完美的刀库。

我还将几把锋利的牛排刀塞进佩姬的轮椅口袋里。我之前还犹豫是否在起居室内的妈妈的购物车里也放一把,最后,我还是放了一把。我把刀塞在一本《圣经》和很多空苏打水瓶子之间。我还趁着妈妈不注意,拿了些衣服盖在上面,希望妈妈永远不知道有刀在那里。

当天色完全黑下来时，我沿着公共大厅把佩姬推到楼梯旁。她自己也可以转动轮椅，幸亏她喜欢这种常见的轮椅而不是那种电动的。但是我能感觉到，我推着她时，她会觉得更安全。电梯现在不能用了，当然，除非你想冒险，因为停电时你就会被关在里面。

我帮助佩姬离开轮椅，背着她，同时，妈妈把轮椅从三层楼的楼梯上推下来。佩姬的身体太轻了，我不喜欢她骨瘦如柴的在我背上的感觉。即便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她的体重还是太轻了，其他所有的事都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件事更令我恐慌。

我们一到前厅，我就把佩姬放回轮椅。我把她的一绺黑发别在她的耳后。要不是她长着高高的颧骨和漆黑的眼睛，我们两个长得几乎就跟双胞胎一样。只是她的脸比我的脸更像一个小仙子，但是，再过十年，她可能就会和我长得一样了。不过，即使我们都有十七岁，人们就是把软和硬、冷和暖都分不清楚了，也不会把我们两个搞混的。

即使是现在这种情况，尽管她也很害怕，但她的嘴角还是向上翘起，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更多地关心我，而不是她自己。我递给她一只手，试图传递一下信心。

我跑上楼去帮助妈妈把她的购物车弄下来。我们两个费劲地挪动着这辆笨重的购物车，车子摆动着，发出各种叮叮当当的响声，我第一次这么高兴楼里没有人听见这恼人的噪音。车里装满了空瓶子、佩姬的婴儿毯子、成摞的杂志和《圣经》，还有爸爸搬出去时留在壁橱里的衬衫。当然，车里还有妈妈珍贵的烂鸡蛋纸箱。她还把她的运动衫、夹克衫的每个衣兜里都塞满了鸡蛋。

我曾经想过放弃这辆购物车，但一想到这还得和妈妈大吵大闹，得花更长的时间，喊出更大的声音，还不如帮她把车推出来。佩姬在下面等我们这么长时间了，我只希望她不会有什么事。我真后悔没有先把购物车弄下来，让佩姬在相对安全一点的楼上而不是在前厅里等我们。

等我们到大楼的前门时，我已经满头大汗了，神经紧张到了极点。

“记住，”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沿着艾尔卡米诺大道一直跑到佩奇米尔路，然后再朝山区跑。如果我们跑散了，我们就在山顶见，听清楚了？”

如果我们跑散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再见面的希望都不会太大，但是我需要坚定这种信念，因为这也许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希望了。

我把耳朵贴在公寓大楼的前门上。我什么也没听见。没有风声，没有鸟儿的鸣叫声，没有汽车跑动的声音，没有任何声音。我把沉重的大门拉开一道缝，向外偷偷地看着。

除了几条小巷停着几辆空车，大街上没有人通行。昏暗的灯光洒在钢筋混凝土上，泛起灰白惨淡的光亮。

白天属于难民们和抢劫团伙。而夜晚，他们都消失了，剩下昏暗的被遗弃的街道。现在，空气中充斥着一种强烈的不可思议的恐惧。人类的捕食者和牺牲者之间似乎达成了协议，听从他们的原始恐惧，隐藏着一直到黎明时刻。即便是街上新出现的最糟的团伙也把这个夜晚留给那些生物，留给那些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会在这个新世界的黑夜里漫游的生物。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是这么做的。在某种情况下，只有孤注一掷的人才会冒险利用夜晚的庇护。我真希望，我们会是第一批冒险的人，那样的话，我们就是唯一出现在那儿的人，即便没有别的原因，我也不得不拽走佩姬，而不去帮助有困难的其他人。

妈妈向外看的时候，她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眼睛里充满了恐惧。自从爸爸离开后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她整天哭，到现在，她的眼睛都还肿着。她特别害怕夜晚，但是我毫无办法，我只能告诉她，会好起来的。但是，这种谎言无法安慰她。要使她安心，很难做到。

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了门。

第二章

顷刻间,我觉得毫无遮蔽,暴露无遗。我浑身的肌肉紧紧地绷着,就好像随时要准备发射出去一样。我抓住佩姬的轮椅,把她推出公寓大楼。我看了一下天空,再看下我们自己,我们就像逃离虎口的善良的小兔子一样战战兢兢。

那些被遗弃的楼房、汽车,还有已经六周没有被浇灌的垂死的树丛很快都笼罩在夜色中。某个涂鸦艺术家在街对面的公寓大楼的墙上,用油漆喷画了一个带有巨大翅膀的愤怒的天使,天使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剑。墙上的一条大裂缝正好在天使的脸上弯弯曲曲地裂开,使那个天使看起来无比疯狂。在这个天使的画面下,一位自封的诗人用潦草的笔迹写着:“谁会提防这些保护者?”

妈妈的购物车被猛地推出门,又哗啦啦地在人行道上滚动着。在寂静的黑夜里出现这种声音,真是令人心惊肉跳。我们走在打碎的玻璃上,这使我确信,我们不能在公寓大楼里再躲藏下去了,一楼的窗户已经全被打碎了。

有人还把一根羽毛钉在了门上。

片刻之间,我还不相信那会是一根真的天使的羽毛,尽管那在暗示着什么。没有一个新帮派团伙是那么强大或者是那么富有,无论如何,

还没有。

这根羽毛曾浸在红色油漆里，油漆现在又滴到木头上。我希望这是油漆。前几天我在超市和药店见过这个帮派的标志，这标志警告那些拾荒者尽快离开。很快，这个帮派的成员就会警告住在一栋楼里所有剩下的人了。我们不会在楼里躲藏了，这对他们来说岂不是太糟了。就是现在，他们还忙着在他们的对手到来之前宣布他们的领地呢。

我们全速冲到离我们最近的汽车，作为隐蔽物。

我不用担心妈妈跟没跟上，因为那辆购物车发出的嘎嘎声告诉我她跟在后面呢。我快速扫视四周，黑暗中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自从我想出这个计划，我心中第一次闪动着希望之光。也许，今晚街上什么也不会发生，没有任何团伙出现，没有尖叫声回荡在夜色中。到了早晨，也不会发现被嚼碎的动物的残骸。

当我们从一辆汽车转移到另一辆汽车边时，我们移动的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的信心因此倍增。

我们选择艾尔卡米诺大道，这是硅谷的一条主干道。根据我的西班牙语老师所说，艾尔卡米诺大道意为“皇家大道”。这名字非常适合这条街上的那些著名的公司。我们当地的那些王牌企业，像谷歌、苹果、雅虎和脸谱网，那些公司的创办人很可能像其他人一样迷恋上了这条路。

那些被遗弃的汽车阻塞了这个十字路口。六周前，我从未见过这个地方的交通有这样阻塞。以前，这里的汽车驾驶员们总是尽可能地礼让。但是有一样东西使我真正相信世界末日就在眼前，这个东西就是在我的脚下正被咯吱咯吱地踩过的智能手机。除了世界末日，没有什么事能使神智清醒的技术人员把他们最新技术的手机扔到街上。简直是该受到天谴，即便这个小玩意现在只是个没用的负担。

我那时还考虑就待在这些小一点的街上，但是那些团伙现在可能隐藏在附近没有暴露出来。即便现在是黑夜，我们在他们的街道上诱

惑了他们，他们也许会愿意冒险暴露自己来缴获这满载一车的战利品。在这个距离内，他们不可能看清这车里只有空瓶子和破衣服。

我正要冲过去躲到一辆越野车后面，打量我们下一个躲藏地点时，佩姬侧身把手伸进一辆开着门的车里，从车的后座上拿起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能量棒。一个未开封的能量棒。

这个能量棒隐藏在一堆散落的文件中，这些文件似乎是从一个袋子里掉出来的。对我们来说，聪明的做法就是拿起这个能量棒赶紧跑，然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吃掉它。在过去的几周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肚子很容易战胜他的大脑，也就是饥饿的人会失去智慧。

佩姬撕开包装，把能量棒咬成三段。她的手因饥饿和兴奋而颤抖着，她把能量棒递给妈妈和我，她的脸也因此放出异样的光彩。尽管佩姬已经饿得发抖，她还是把大一点的能量棒给了我和妈妈，她自己留下最小的一份儿。我把我的那份儿分出一半给了佩姬，妈妈也是这么做的。看着我们两个都拒绝了她的善意，佩姬看起来很沮丧。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用坚持的眼神看着她，佩姬不情愿地收下了。

佩姬三岁时，我们带她去了动物园。从那以后，她就不吃肉了。那时候，虽然她还是孩子，但还是把使她欢笑的火鸡和她吃的三明治联系在一起了。那时，我们都把她叫作小善人。但是几周前，我开始坚持让她吃所有我能从街上弄回来的东西。这些天来，一个能量棒是我们能为她找到的最好的食物了。

吃着酥脆的能量棒，我们的表情都如释重负般地放松了。糖和巧克力，卡路里和维生素。能量棒使我们恢复了生机。

一张纸从后面的车座上飘下来。我瞥了一眼上面的字。

“热烈庆祝！上帝即将降临！在黎明时刻加入进来，成为伊甸园的第一个成员。”这是一张来自世界末日教派的广告传单，在那次大攻击后，这样的传单就像油质皮肤上的丘疹一样层出不穷。传单上面有耶路撒冷、麦加以及梵蒂冈遭到严重毁坏的模糊不清的照片，看上去就像

从新闻影像资料上照下来的,然后又用廉价的彩色打印机印出来的一样,给人一种粗制滥造的印象。

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能量棒,我简直太紧张了,都没有尝出食物香甜的滋味。我们现在就快到佩奇米尔路了,从这条路穿过一个无人居住区,我们就可以到达山区了。我盘算着,我们一旦接近那个山区,就会有幸存下来的机会了。

深夜的寂静有点让我的神经感到紧张,那些被遗弃的汽车在半月的月光的映衬下发出惨淡的光。似乎应该有点什么声音——哪怕是一只老鼠轻快的跳动声,或者是蟋蟀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发出点声响。可是现在,好像连风都不敢发出声响。

妈妈的购物车在这神秘的寂静中发出异样的声音,我真希望有时时间和她吵一架。

一种紧迫感侵入我的身体,就像闪电前对那种即将来临逐渐增加的恐惧做出的反应一样。我们只要成功到达佩奇米尔路就行了。

我加快速度推着佩姬的轮椅,绕过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妈妈跟在我的身后,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吃力。佩姬很安静,我有点怀疑,也许她屏住了呼吸。

忽然有个白色的东西轻柔地飘着,落在佩姬的身上,她捡起来转过身递给我。她的脸上,眼睛里流出大量的血。

这是一根毛茸茸的雪白的羽毛,是那种可能从某个鹅绒被子里掉出来的羽毛,只是稍稍大一些。

血也从我的脸上流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灾祸啊?

天使们把主要城市作为攻击的目标。硅谷只是一个有不太高的办公楼的平原地带,地处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的郊区。旧金山已经遭到攻击,因此,如果他们要攻击这一地区的什么地方的话,那会是圣何塞,而不是硅谷。这只是某只鸟儿飞过,我安慰自己,就是那么回事。不会



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但是我早已恐惧得发抖了。

我迫使自己抬头看看天空,我看到的只是无际的黑夜。

但之后,我确实看见了什么。又有一根更大一些的羽毛飘飘悠悠地朝着我的头顶落下来。

汗水刺痛了我的眉毛,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全速奔跑着。妈妈在我身后也拼命地跟着跑,她的购物车发出疯狂的声音。她不需要我的任何解释、任何鼓励,只要全速跟着跑就可以了。我真害怕我们有谁会倒下,也害怕佩姬的轮椅翻倒,但是我不能停下来,我们得找个地方藏起来。现在,现在,就是现在。

前面有台双动力车,我正打算跑过去,这时突然有什么重力猛然撞下来,把那台车压垮了。这种雷鸣般的巨大的撞击声差一点让我从靴子里跳出来,也刚好淹没了妈妈的尖叫声。

我眼前闪过一个带有黄褐色四肢和雪白翅膀的东西。

一个天使。

我使劲地眨着眼睛,想确定那是真的。

我以前从未见过真正的天使,不管怎样,没见过活的。当然,我们都见过带有金色翅膀的加布里埃尔,上帝的使者的循环录像。加布里埃尔被来自碎石堆,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子弹枪杀了。但是,看电视,你总会告诉自己那不是真的,即便每天的新闻节目都播放。

但是,我无法否认,这是一个真正的天使,带有翅膀的人,《启示录》中的天使。将现代世界粉碎,杀害数百万,也许是数亿万人类的神物。

在我眼前出现的就是这种令人恐惧的神物。

第三章

我掉头就跑，匆忙中差一点把佩姬的轮椅弄翻。我们藏在一辆家具搬运车后，我一刻不停地在车后偷偷地望着。

五个天使猛冲向一个带有雪白翅膀的天使。从他们进攻的方式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场五对一的战斗。天太黑，我看不清地上这些天使的详细情况，但是，我看出有一个天使翅膀的形状有些不同。他们降落到地上时翅膀合拢得太快，我没能好好看清楚，只能想那个天使的翅膀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巨大的天使，胜过其他五个。

我们蹲下来，我浑身的肌肉似乎都僵硬了，在相对安全的汽车轮胎后，我不想挪动半步。到现在为止，天使们似乎没有发现我们。

突然，一个街灯闪烁着，在那辆被砸塌了的双动力车上亮了起来。来电了，这个街灯是这条街上唯一还没有被打碎的。这孤零零的灯光看起来很怪异，发出异常的亮光，高光反差多于照明。沿街的一处空空的窗子里也亮了起来，这样，我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天使。

他们翅膀的颜色各不相同，猛撞在车子上的那个天使有着雪白的翅膀。那个巨大的天使有着夜的颜色的翅膀。其他的有蓝色的、绿色的、焦橙色以及虎皮纹色的翅膀。

他们都是赤膊的，身上的肌肉随着运动展示出不同形态。就像他



们翅膀的颜色不同一样，他们的皮肤颜色也不同。那个砸向车子的雪白翅膀的天使，皮肤是奶糖色的；黑色翅膀的天使皮肤像一个鸡蛋那样苍白；其他的天使的皮肤颜色从金色到深棕色，各不相同。这些天使看起来像因为格斗被弄得伤痕累累，但正相反，他们具有那种完美的毫无损伤的皮肤，那种舞会皇后用来倾倒舞会王子的皮肤。

那个雪白天使从砸毁的汽车上痛苦地滚落下来，尽管他已经严重受伤，但落地时还保持着半蹲的姿势，随时准备迎接进攻。他那健壮的身姿使我想起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美洲豹。从其他天使小心谨慎地接近他的样子，我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强大的令敌人敬畏的对手，即便他已经受了伤，又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虽然那些天使也非常强健，但和他比起来笨拙而又残暴。这个天使具备奥林匹克游泳健将般的体魄，肌肉结实，充满力量。尽管他赤手空拳，而他的对手们都手持利剑，他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的剑在他坠落时掉在距离那台车一米远的地方。和其他天使的剑一样，那是一把六十厘米长的割喉短剑，是一把双刃短剑。

他看到了他的剑，移动着脚步扑向剑，但是，这时那个焦橙色翅膀的天使踢了一脚，那把剑就在柏油路面上旋转着离开了它的主人。出人意料的是那剑并没有滑开很远，那剑一定很重。然而，毕竟还是被踢开了，雪白翅膀的天使够不到它了。

我蹲在那看着这个天使即将到来的死亡，结局会是这样的。然而，雪白天使还是奋力迎战，他一脚踢向虎皮纹天使，又尽力抵挡另外两个，但是，他无法同时对付他们五个。

四个天使最后将他压在地上，几乎是坐在他身上了。这时，那个巨大黑色天使走了过来，他像死亡天使般无声地靠近，我猜想他就是死亡天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就是这群天使之间几次搏斗的高潮阶段。从他们彼此交换的眼神中，从这个巨黑天使猛然拉动这个雪白天使的翅膀再把它摊开的动作中，我感到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巨黑天使

向虎皮纹天使点点头，虎皮纹天使将剑悬在雪白天使的身上。

我真想在这最终一击的时刻闭上眼睛，但是我不能。我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紧紧地盯着，忘记了如何闭上。

“你本应该接受我们的邀请，”巨黑天使一边说着，一边将雪白天使的翅膀使劲地从他身边拉开，“虽然实际上我对你不会预言这种结局。”他再次向虎皮纹天使点点头。利剑挥下去，将雪白天使的翅膀砍了下来。雪白天使凄厉地大叫一声。大街上回荡着他那痛苦而愤怒的叫声。

鲜血喷得到处都是，也洒落在其他天使身上。鲜血弄得雪白天使浑身湿滑，那些天使费劲地按住他。雪白天使扭动着，以闪电般的速度奋力踢向其中两个家伙，结果他们都滚倒在柏油路面上，肚皮贴着湿滑的地面旋转起来。此时，剩下两个家伙奋力按住雪白天使。我想，他会努力挣脱，但是巨黑天使一脚踩在雪白天使的背上，正好踩在雪白天使的断翅伤口上。雪白天使痛得倒吸了一口气，但是他没有尖叫。其他天使趁机都归了位，抓住了雪白天使。

巨黑天使把割下来的翅膀扔在柏油路面上，翅膀就像只死动物撞击到地面上，发出砰的一声响。雪白天使愤怒地搏斗，但是他的血快要流尽了。血浸湿了他的皮肤，把他的羽毛粘在一起。巨黑天使又抓起雪白天使的另一个翅膀，猛地拉开。

“如果我说了算的话，我就会让你走，”巨黑天使说。他的声音里有足够的敬畏之意，这使我怀疑他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都有原则。”尽管敬畏，但他一点也不惋惜。虎皮纹天使的利剑在雪白天使的翅膀上反射着灰白色的月光。

我蜷缩着，等着另一道血光。在我身后，佩姬发出一声极微弱的同情的叹息声。

突然间，那个焦橙色天使从巨黑天使后面侧过头，他正好看见了我们。



我僵在那里，仍然蹲在那辆家具搬运车的后面，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次，紧接着连续跳了三次。

焦橙色天使站了起来，离开那个屠杀现场。

直接向我们走过来。

第四章

我的大脑因恐惧而停止了转动。我唯一想要做的就是分散这个天使的注意力,让妈妈把佩姬推到安全地带。

“快跑!”

妈妈的表情僵硬,她恐惧地睁大双眼。在恐慌之中,她转身就跑,没有管佩姬。她一定还以为我应该推轮椅。佩姬用一双受惊的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可是她仙女般的脸上的灵魂。

她尽可能快地跟在妈妈后面滚动着她的轮椅。妹妹能自己滚动轮椅,但还是没有别人推着她那么快。

不去分散那个天使的注意力,我们谁也不会活下来。没有时间考虑利与弊了。刹那间我做出了决定。

我冲着焦橙色天使的方向直接冲了出来。

我朦胧地听到某个地方发出一声极其痛苦的怒吼声。第二个翅膀被砍下来了。也许已经太晚了,但是,雪白天使的剑就在我跟前,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想出新计划了。几乎就在焦橙色天使的脚下,我抢先拿到了那把剑。我双手握着剑,以为它会很重,可是,剑拿在我手中感觉和空气一样轻。我把剑扔给雪白天使。

“嗨!”我尽全力大喊一声。



焦橙色天使一闪身，惊讶地看着那把剑从他头顶飞过。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疯狂的、缺乏考虑的行动，尤其是，现在雪白天使很可能就快流尽了血。但是，这把剑飞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准确，剑柄刚好落在雪白天使的手中，就像遥控一样准。这个没有翅膀的天使毫不犹豫地把剑挥向巨黑天使。尽管雪白天使受伤严重，可是他的反击迅速而又激烈。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的敌人要数倍于他才能把他置于困境。那把利剑刺穿了巨黑天使的腹部，血立刻喷涌而出，与先前地上的深红色的血混合在一起。虎皮纹天使跳过来扶住他的头领。

雪白天使因失去了翅膀，磕磕绊绊地努力保持住平衡。血如小河流水般从他的背上流下。当虎皮纹天使扶着巨黑天使跑开时，雪白天使再次挥舞利剑，刺破巨黑天使的腿，但是没能挡住他们。

另外两个天使看到局势已转，也不敢再进攻了，急忙冲过去扶着巨黑天使和虎皮纹天使。他们用力地扑打着翅膀与受伤的头领飞了起来，当他们飞进夜幕时，地上留下一串血迹。

我的干扰成功得令人震惊。希望再次从我心中涌起，也许我们全家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新的藏身之地。

然而，当焦橙色天使反手攻击我的时候，这个世界在痛苦中爆炸了。

我向后飞去，砰的一声摔在柏油路上。我的肺紧缩着，甚至不能吸进一口气。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蜷缩成一团，努力地往身体里吸进一点点空气。

焦橙色天使转向雪白天使——他的颜色不再是雪白色的了。焦橙色天使浑身的肌肉都紧绷着，似乎在考虑打过这个受伤的天使的概率。雪白天使的翅膀没了，浑身浸着鲜血，身体摇晃着，双脚几乎站不稳。但是他的剑却稳稳地指向焦橙色天使。雪白天使的眼里燃烧着愤怒与决绝的烈火，很可能完全就是这种愤怒与决绝支撑着他坚持下来。

这个流着血的天使一定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尽管雪白天使处